

卷四

書名 爭春園全傳四十八回 光緒十五年重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0
 編號 D8664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爭春園全傳四十八回](#) [光緒十五年重刊](#)

爭春園全傳

第一回

昇平橋義俠贈劍

恬說漢朝有一世宦洛陽縣人姓郝名鸞字跨風他父在日曾做
 鎮屏將軍母親誥命夫人不料父母双亡又無兄妹這郝鸞生來
 面如重棗两道濃眉身長七尺有餘有寬背濶勇力過人又兼詩
 詞歌賦件件皆精生平性格超凡將父母所留百万家資專那來
 交天下豪傑而且揮金如土扶危落困不上九年家業水傾房屋
 遭天火而焚家人奴僕各自散去只有一个老家人相隨思想
 是房屋無有良木豈有世相好捐資郝鸞不肯受人分欠只与
 住在祠堂之中每日演習武藝而已光陰迅速不尙一年有
 節時至隆冬大雪紛上適有朋友情至城中飲酒賞雪至晚出城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之間樓梯响声上一个人來二人吃了一惊但不知何人且看下
回分解
第廿四回終

争春二十五回

话说鮑周二人正说话时只见楼下走了一个人上来相貌凶恶
口中吐氣说罢了今日同这一班狗头拚命鮑周坐在上面心想
若得此人帮手大事成矣那人看鮑周心内想着得二人相助不
怕不成又在腰间取出两支鎗约有四十多斤放桌上朴的一声
大叫忙取酒來周顺下细却認得那人叫声贫弟往何处來多时
不见你那人大笑好了好了帮手有了元來周兄小弟得罪鮑周
周顺認得那人便说請过来全坐那人看鮑周見礼叫小二添杯

火酒來那人未曾吃反吃了一飽又飭了凡杯方才向道此位
天人氏姓鮑名岡号子葵那人起身說久聞鮑兄大名今日相見
三生之幸包岡說情弟兄長考名那人道小弟楊州府儀徵縣人
氏姓曹名双字法先绰号病鐘地今日有件大事在此吃三杯酒
助興不意在此相會二兄周順道前日有人說你在外貿易今日
却在此時曹双嘆口氣說小弟蒙市友湊三百余金办了杭貨
來湖廣向一小船得了几寒行到半路遇大盜劫了小弟权在三
官展住一百天只待沿門求吃那日在珠寶店內有一位中年元
外見小弟犹如亲友又問了小弟姓名人氏請我進去酒反又贈
撤衣服行李又与我可自一而我問姓名方知是金只巷风二員
外那时小弟行在半途遇见佳奇又贈我百金這几年故尔在外

崗得风一員外处折技不避刀斧要劫法場救他以报前恩欲煩
二兄相助包岡听了此言便跳起来叫道好爽快我們也是為此
事三人說先杀王二府那个狗官然后杀那淫妇天周順又把
杭州结交那鴛說了一便我們劫了法場救出风二員外上鉄球
山曹双說好包岡道我背风二爷跑曹兄断后周兄跑路只等风
二員外來動手且說案子听了杀人信備了酒肉与风二爷吃平
日凤林为人好一入牢中案子又不上刑具酒反齊活得比先腿
胖了好些只見一班案子办血酒有進來說风二谷到此半午与
余小的未曾孝敬凤林说我目下監未曾敬你們摆上酒來吃了
数盃凤林說半午多了不見上司批發思早归九原省得費用你
們半才酒反案子劝他一番况逢着逢花帝几朵逢着好酒吃几

杯兒門崗上丟花採地獄門中酒市稀風林听了以言吃了一京
說大哥此言敢是京洋到了是我出头之日宗子跪下哭道小人
不能替二爷伸屈曹姓在上司請了王命不等京洋今早本官說
督批批下今日午時三刻是二爷喜期小人詢知不忍說罷又哭
風林听宗子之言呵叱大笑蒼天蒼天我只說不知几時出头上
天今日快活我了只見甲人進來恭喜風林說各位奉上司之命
丟半句怨言說罷將衣服自己脫下說請列位抑了我軍人見此
光景无不傷心下回莫奈何只松七绑了宗子吊回送出牢門風
林又对軍人說來生補報押到大門之外一府用筆畫了打橋先
到西市橋四个守條点齊了兵押護而行口不多远就有人祭從
曹府門經過只見那世貧民詩手化啼哭七啼七買斤夫淫婦曹

府家丁想来阻住勢头不好只得忍了風林來到法場綁在樁上
劍子手領子花江那活祭之人不知其數都在旁哭王二府標子
行刑且包岡三人看得明白那祭奠之人挨不用道風二員外
行弄之人事不宜遲早些動手三人把衣脫了我孔亭当各執兵
器包岡用手推開窗子大叫一声知雷一般狗娘春的不要動手
披头太岁来了扑通一声跳下楼去曹双周順說病中施大叛假
來了市兵丁听得喊叫之声樓上跳二个大漢子手執兵器來劫
法場呐喊一声凉天動地不知三人可救得風林性命否且听下
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也說包圍三人接上跳下大叫道俊的過班狗人要動手明
他來劫法場了那些兵听得有人劫法場正要上前破一叫冷乃
迫住原來包圍空劍出了鞘一眸寒凡冲人跳下桃時正在王三
府皆后那王三府正要提筆判刑听得大吼一聲唬得把筆丟了
包圍砍了四個兵丁捨人遂內王三府見事虞提劍砍來便立包
圍手怪趕上一劍砍為兩段包圍又砍了兩三個兵丁到了椿前
則觸割了索子把風二谷皆在身上曹双帮礼仔包圍喊叫我綠
林中好漢特來劫法場救風蔬人出城送我哉生即我死此時
甲兵了和祭的人弦也退近那四個守備見劫了發場撥馬当死
大叫云名野賊馬敢大胆鮑岡显他我誓入叫不知死后狗头敢
來档去路仗劍砍來四個守備祇敵不住只得退后包圍手起一

劍砍了中間一個守備落馬香雙一鎗打死了一個守備跌下馬
來那兩個守備只得往後路逃去披傷兵丁誰敢阻他那些兵丁
見包圍三人凶惡殺了兩個守備內有了兵或端看官弓要射風
林一個說當初你父親死還是風二谷被木你不想恩又有個兵
要用梳鉤勾他有一兵說沒良心你妻子推都娶那人不動手包
周奇了守備馬昌露出城街市中聽見劫了法場各家閉門閉戶
那有閑不及的看見奇馬跑來指道那塔才是杜門走不多遠又
走錯了有個指他十到城門口守城門軍糧手說谷們不要動手
城已閉了情谷快走包圍三人保了風林出城奔大路而行走了
五六十里方才趕去風林歇也曹双上山劫大戶人家得了几件
良味采舟風林穿了各沂前情風林拜謝三人救命之恩言畢四

人取路往鐵鞋山去了且說城內見盜賊去遠方才領出兵丁起
出城來不見了只得收殮王二府並二個守備清理街道文武各
官寓了盜賊搶劫法場案傷官員兵丁出子祥又申行上司緝拏
凶盜那曹公子听得劫了法場搶去風林恐惹出是非便同阮氏
商以代良子往表兄牯澄如任上去安身不題且說馬俊周有到
了的封府二人在反店吃此酒反走一個樹林內二人坐下一
更時分馬俊對周有道愚兒要去了將這行里放在相林之內事
完來取二人來到吊橋馬俊說你在破城之下等我七救了他放
下來千萬不可走動打此周有道曉得仁兄放心馬俊便抓把土
一洒升空如飛到了县監便收了法落在屋下只見獄卒巡更七
嚴已有二鼓想知府被我噓了一次以此防守取出斷魂香口內

先啣解荷那香泛漆上丟下去獄卒人役打几个涕都淌倒了綁
子銅鍍洒在地下馬俊從屋上訛木來我到孫佩處在只見占一
蓋朽念了一也解鎖咒把內推開見孫佩睡在左邊牀內羅先生
睡在右邊牀內二人海店呈走上前起手一拱低聲叫羅先生晚
弟亦少來看你馬俊又叫孫賢弟可好孫佩吃了一驚叫道仁兄
好大胆上司批友峰你上來做老馬俊說奉郝大哥之命救你出
去孫佩道仁兄能飛小弟如何去得馬俊道救你出去便將刑具
去了對羅先生說血我舊怕奈我救得一人不能救二人况孫佩
莫家眷的先生是有家眷的我此時救你出去連累家小不美先
生放心在此我想法求救你先生說壯士之言正是你二人前呈
遠大快去孫佩說晚生去了恐連累牙生先生說不妨二人快去

我有主意孫佩有不忍之意洒泪而別馬俊取條繩子底下是布
孫佩在內坐下自己代看繩跳上屋去把孫佩扯上了屋皆在身
上沿屋跳到城邊依旧少前跪住孫佩扶到破城至廷叫周賢弟
周有听得城上是馬俊聲音谷道在此馬俊說好生接着孫賢弟
便將索子放下去馬俊跳下城來過了城河到松林之內取了行
李孫佩又問了周有姓名三人連夜奔去次日到了一个小市上店
孫佩洗了澡換了衣服奔山東大路往鐵毬山來了再說羅先生
見馬俊去后好一令故意道不好了馬俊把孫佩救去了你們快
來京了隔号的人那些巡更的人听得喊叫各執兵器奔劉獄神
堂來看見那獄卒巡役俱睡在地下便一脚踢睡的起來看羅先
生監果然不見了孫佩京得面如土色獄官忙進府稟雷太爺此

時正交三更審事方完方才退步只見家丁稟馬俊劫去了孫佩
嘯得雷太谷魂不附體忙坐了大轎向了凡甸借了馬快補役兵
丁趕出城來四方五路追馬趕到天明只得領了東役回稟知府
雷太谷提羅先生問道馬俊來劫孫佩時如何不叫馬俊去后你
才假喊你還說不是馬俊朋友今看來你必知他字家說了放你
不招要用大刑羅先生便訴道青天老爺馬俊出入這前都曉得
的昨夜三更茂屋上跳下來小的要喊他幸內那有刀小的不敢
喊說我當初弄你來醫孫佩病好達我一同劫去不料被太谷那
番今日特來救你二人出去小的不肯說我在城因有家業寧可
我死免得達累家眷馬俊說你不去亦罷了我上屋時莫喊叫他
就堅起刀采說你若喊我或不成不如殺了你罷孫佩備情方才

饒我性命他在腰間取了芳妹在小的口內一時舌頭麻了說不
出把孫佩背去了劫性已過小的方喊出來這雷太谷是清正官
見他說了知馬俊各事仍將羅先生收下只把宗平打了凡打申
女上司與尿州具提拿馬俊不知可那得否且看下回分解

二十七回鳳樓雷霞快入烟花

話說周走馬俊孫佩三人離了兩封往鐵隄山來了非止一日到
了山寨見了郝鸞人等又見了風公他翁將抱頭大哭各訴離別
之苦又見過岳母正在叙話又見嘍囉報道包谷劫了法場上山
來了申人情上訴來風林與風竹骨月相逢各訴苦情申人向曹
双名姓包圍馬俊各說劫獄劫法場事言談之間說只有風小姐

一件公事未完從此。后山中搃兵不表。且說風樓霄被莫上天
拐在揚州不料途中不服水土身染重病幸喜醫好了遲十余日
方到揚州莫上天父子商量愛小姐倩个媽來是樂春院家媽一
見小姐容貌向媽娘多少年。以上天說有十八岁了。風小姐見婦
人筆止不正不指他叙話。那波多同莫上天回到院內正遇見本
城一个叫姓三一个叫李四。一年在院作事大的見了莫上天是
扯方人口氣便向此位是惟媽兒說不聯相公他是開封府來的
帶了一位媽娘前來投我二位相公來得巧在此做个中人。姓三
李四說要几个煤錢說好爭好爭。恭重媽兒。癸大才媽兒扯姓三
李四到后說媽娘人品好煩二位相公。于中撮合成事之后老身
樂白良三十月李四道媽娘叫世名字媽兒道不曾向得事成人。

后垂加你们情愿出良子五百两。若不够添几两。李四听了便南
恁三垂眼色說媽兒你唔莫大令坐我二人商量。請莫姓說話。姓
三李四到去人之处說我伯作了半世。篋片不曾賺过大。不今日
這事口氣千金可出。莫兒是要愛的我們。只允他三百良子。他不
允四百良子。看他的口氣。何如若多下有良子。我二人均分。若姓莫
依我們。我叫他多要些。不怕媽兒不出。二人來到所上來向奇姓
大名莫上天說。小子姓莫名上天。二人道失敬了上天。又向他二
人姓名。媽兒叫厨上办酒。我們看七回來。好備價媽兒道。不消相
公去看。莫上天是油口。光棍見人面目。知人心事。說看七何妨。將
就價子好講。三人起身來到茶房坐下。說小第已知。錢意只要良
六百兩多了。奉送二位。姓三李四見莫上天說話。在行道中說莫
爭春園四卷

兄明人方才允了五百兩吃了一會說完了事回到院中馮兒排
酒四人坐下吃了酒反馮兒尚未知那位姑娘與莫相公什麼
叫甚名字上天橋姓三李四的才便不瞞說三位那个女子是有
親人父母太常寺正卿風竹之女名栖霞又將遇難之事說了一
次李四說你正卿不 正卿女子買與我們憑我做也馮兒說將
良子買入依我院内規矩但不知莫上天要多少良子先李姓二
兄在此不說五價要良子于兩馮兒說中等女子那要半多良子
上天說風小姐黃花女子宦人家小姐琴棋文墨吟詩作賦件
件皆精出位得這宗良子却担着利害如何不值千金李四說莫
兄情少些馮兒說少不是路實與你五百兩上天道那有許多空
多在李道潘娘我們看 得明白果狀上等人才須與他八百金若

肯就对良子馮兒道此李二相公不是當禎添上一百兩上天烟
手說八百都不肯李四說一个比于比个六百姓三兄又說八百
只少二百兩可以得了且將信娘接到院中住了兄天肯接客就
是八百兩不為多若还不肯還是六百兩馮兒這我不允八百兩
姓三說只要肯接客我二人打听大客不愁莫二百金馮兒只得
依了当晚莫上大三人各回去了就将此事对父亲说明次日莫
老对风小姐說今日宜下了船清小姐先到船内行李隨後不消
十天父母因園小姐道多承老丈同令即到那时重七相財轿子
已在門外小姐上轎上天跟到院來轎夫分付过一直指至后樓
放下轎上前行接見清小姐下轎莫相余是我侄兒老身請姑
預七又恐小姐見怪要上九天再送小姐上船小姐見馮兒有此



犯疑小姐又見那女子打扮疾燒口內不知說甚去立住脚問道莫老丈父子那里去來馮顯道在前所請小姐到后面坐走到后面却是三間大屋馮顯上前点了香清小姐拜神小姐說自幼仕家未曾進神了玆悅奶七代姑娘拜罷他是新來的有些害州但不知風小姐身落烟花不知可把容否且听不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常云仙欢逢貞烈

话说风小姐被莫上天拐到拐母受樂春院小姐尚不知道心中犯疑馮顯又叫点香小姐有九分明白了说你们过些賤人誘良家女子入娼当得何罪快送我回去馮顯笑道來得去不得若你為張悅还痛你言使性子莫况正卿的女兒就是王侯公子進我

門隨我小姐听得此言罵老娼婦莫說打就是杀也不送罵不心口馮顯听了大恩命了玆剝去衣服只留中衣這身吊擄起來了送靴子布馮顯小姐还罵不止馮顯將小姐一身打傷了也怕打死不好再莫姓誨活丢个眼色与卓妓女劝道馮也息怒了今日饒他明自我們劝他依從馮顯说看你们情面饒了他便叫了共放他下來阮三官替他穿了衣又叫了玆扶上樓將定扇药搽了阮三官低言巧语考七短七说了一回小姐只有舍泪而已馮顯到前所对姓李二人说了一番良子八百只等他肯接客便对姓李道自然女子水性可说些淫言浪活不怕他不依次日三人来言信悦可依從馮顯说不但依反也不吃只要言死过子十余日依然一樣姓李莫三人说我們有一計我們三人上衙言个巧

生生得標致又要有勢的人恐住人見了才子使肯也未可知馮
見道你們去召坊三人往回處我已自有及生馮見也所三人說
將好言勸他不言且說常讓奉母命到揚州來望姚太守那日到
子馬頭叫人挑行李到揚州府衙門內走到大堂對差役說我相
公從杭州來是太谷外甥煩你通報門役听了不一時家人出來
說有清公子及童接了行李打發脚夫常讓走進宅門到內宅只
見沈公甫夫人立在中堂咲容可掬清田田二大人上坐代愚親
拜見姚公說煥甥一路受了几頓行常禮罷常讓拜了兩拜姚公
執起夫人說七八年不見士成人了前日聞了你入公門之喜
夫也在家安香常讓托座二位大人身可康健家務常時思念
命愚甥來向安天人道前日得了京信姑老谷陞黃部大堂知
命愚甥來向安天人道前日得了京信姑老谷陞黃部大堂知

你表兄亦為吏部生事多謝令尊提拔之恩又叙了此閑話到
黑上酒來三人司飲七完回堂安歇次日姚公升堂理事不得
閑淡常讓住了兩日竟得死聊一日用过早反之后進內見了姚
公說愚甥在此數日不曾出去詢得揚州乃繁華之地今日特回
母旧街上閑玩不知可否姚公道多帶家丁早去早回常讓听得
母旧依允十分欢喜帶了又童出門昌鬧街市來在古童店那
人情常讓發店裏吃茶只見過往的人也多騎馬往來不絕且說
先三李四莫上天昌俊俏又生昌了凡日一時轉過古童店內看
見一个美少年李四对此三英上天說那位相公生得也好真天
從人愿李四說旁边立一小所寺我向他一声倘有机緣也未可
知但不李四怎敢問他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茂庄邀飲空欢喜

话说茂庄李莫三人在街昌信郎名过古玩店见一位少年坐在内
 李四说你们站住我去向那所莫庄走问李四来到公童面前叫
 小哥你是同相公看古玩的公童说正是李四说你们是工部徐
 老谷公了公童说我们杭州府常老谷吏部侍郎如今升了吏部
 大堂的公子到这里看太谷这本府姚太谷是我家旧老谷向他
 怎的来四又京又喜果然是位公子点庄莫二人说如此如此着
 莫老送信庄李二人假托熟走进店内常兄叫了几声因何沿门
 径过就不来藉小第常见有人叫他却不忍得立起身拱手说
 不知二位何处相哉李四道兄忘了不成当初小弟们在袁门



令若老谷大恩感之不尽庄三又说道那时小弟们在京常兄尚
 在垂歇常讓清二兄舍姓大名李而说姓李名正周此位姓姓名
 世宏常讓道小生少敬庄三说常兄可是往本府姚太谷来李
 四说姚太谷是令母旧常讓道正是李说问老大人升了吏部大
 堂小弟们不日进京賀喜还来老大人提拔常讓見他二人说活
 不錯便不疑他又見他是斯文打扮说改日才来拜妨庄李说淡
 水酒要奉一杯才是常讓说不敢安作别店生出门常讓叫公童
 跟随公童見李四而公又加亲又一般怕提子不敢故身只恨
 跟隨过了几条街到了樂春院門首那李四為人尖利说小第全
 下还遠庄三兄府上陋居不似借庄兄令姐家坐上常讓道怎好
 造庄兄令姐府上庄三知是推却说李兄说得是清常兄進去只

見半大黑漆門內有兩條大凳坐了凡人馮兒見李引一位相公進來起身說相公進去坐李四喝住說你自谷和常相公在此你家爷不在家說也必馮兒不知就不做声二人立進所上見禮已畢叙了闲话馮兒先得莫上天信分付了火不许出所不一時擺上酒有清常讓入席飲酒闲淡馮兒到后樓对风小姐說我如今不打你為你費了心挑方才冒一个俏男子不是低三下四的他父亲現做吏部大堂又是本城太谷的外甥如今在前所飲酒他是吏部公子配你正卿女兒况是黃道吉日可与他成子親到明日你從他去只叫他还我本不肯一言为定风小姐听了此言心內暗想这老婆放我不过怪我名节如今今今今當上樓時將酒醉他先毒死了他我便自

处夜府見他外甥死了必不放这賤人那时亦消了我的怨氣便假粧笑面說馮兒費了心得这貴公子怎敢不送只是那日打傷了馮兒咒道以后若打指上生疔老身下樓叫人送酒來說阮三夜可瑞霞痕奴拾馮兒欢喜去了送上兩席一席阮三夜风小姐吃一席常公子吃的阮三夜劝风小姐吃酒小姐想今日是出头日子勉强吃了將至初更馮兒說常公子大醉了他正樓時須要小心又噪阮三夜收拾了也下樓來风小姐含泪在心坐下且說非李二人把常公子醉了叫了丑抬上樓去馮兒替他除了巾兒扶上床上把帳掀起又分付兒句方才下樓到所上和三人吃酒且說风小姐在樓見要人抬了一个清秀生年紀約二十甚想姓常的我风栖霞带你去仇父为吏部不發憤攻來宿娼家借

你一命出我苦楚全我一生名节走到東边将珠翠除不挽了头
跌将身上衣脱去只穿小襖素裙已交二更看樓中烛影昏黃所
天外雁声恻悽又想父母孙佩不竟泪如雨下出了七寸刀兒却
是阮三官作針線忘記了拿在手中欲向前又持去又想姓常的
不知你那方人有弟兄否若独自一人杀了絕常門之后我凤氏
要你伸冤顧不待了此時常公子如泥一時酒不能醒凤小姐拿
起刀奔上搭板要下手不知刺不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了 瑤洩漏脫災尼

活說凤小姐要刺常公子公子乃文曲星下凡元非本心宿唱况
他父为宦清正公子不遭此劫凤小姐起念时京了神圣暗中空

在凤小姐拚刀向前恍如夢中有人将他身子一掀映下來把
小姐代了一交刀已落地公子睜眼看時見一个女子跌在搭板
有剪刀一把魂都吊了只見那女子爬起伸手那刀公子忙跪樓
板磕头说一人酒醉不知怎入閨中乞娘子饒我性命如小姐是
个女流不曾做过嗎得魂不負体况又未曾刺死他戰戰兢兢的
说我是含冤負屈之人全奈在此处君子还要救我难中之人常
公子定了神想道我同姓李二人飲酒之時是在此兄姐上庭上
又如何在此樓上又见衣服脱去公子有此才幸便站起来说
我何你在此安是七夜人我全他好七飲酒如何就把我醉了怎
到这樓上因何那刀刺我須全直说了若支吾空我送官凤小姐
听公子之言不覺自来的忙起身说清君子坐下待难女奉告公

子先听悦了在灯光之后不省看明白转在灯前见小姐生得
如花容貌正非娼家之人只在坐下凤小姐说君子是何人坊
进来的公子见问得有因将白日古玩店遇姓李二人说了一徧
个姐知是馮兒李四没的讨说你说姓三姐家这不是得此乃揭
州石老樂春园院内牵头还有姓莫的叫莫上天我是他拐来卖
与院内的公子听了此言发了怒氣可惡可惡这两个狗头奸生
至私与敢如此与我兄专兄短明日定要送良院中女子为何行
刺小姐哭道难女非院内之人是被奸徒拐卖来的尚常公正
是本郡姚太爷外甥只来公子对姚公一言方便可救难中人否使
我父母没世不忘恩公子说你父母姓甚名谁今居何处怎生彼
拐可说明白小生自然相救拿这班狗头报仇小姐忍泪说难女

你河南开封府人父某姓风名竹曾做过太当寺正卿因避米贼
之害欲奔湖广投叔父风林半途冲散莫上天拐我卖与馮兒退
难女招客抵死不送今日馮兒说是吏部大堂公子难女故要相

刺然后自猛那时令母田自然那这些人正法借报此仇不料被
公乎織破壁其海涵若昔相救感恩不忘公子听了正合争春园
之事前自又会过风林便起身说道如此说来小姐莫非係孙佩
贵弟之弟风栖霞么小姐见问吃京说君子怎得孙佩又知难
女小字公于京喜四路我高弟病去因信豈知身陷手此今日
会面真天幸也就将杭州结拜馬俊大闹南府珠米贼之事细
说了一遍如今郝大哥命包周周順去救会叔去了馬俊周何往
开封府去救孙佩去了我在铁链一会明日待小生禀过母用那

這賊洩恨小姐在難中遇着不識面大伯好不歡喜又把他受苦
前情由告訴一通公子穿了大衣小姐穿上衫兒二人坐到天明
公子道小生臨行之時須要放肆小姐亦要假作角情的模樣若
是行礼恐被他們識破走了消息反為石炭小姐說難女知道忙
梳頭洗面換了衣衫馮兒領了几个玉來叩門公子起身開門馮
兒見風小姐面有喜色又梳了頭穿了穿衣心中甚喜便笑道今
夜不够睡何起得這晚早公子道因昨日不曾得母田言明出來
一天一夜愁他望我故此要早曉回去說明了午後再來少下得
重也帶礼相送了环捧上水來二人洗了面南馮兒同下樓來到
听上姓李真三人坐下齊說喜非是小弟的放肆騙兒到此只
為霞娘生得天安國色却與一出一位風流俊俏之人昨日見此

品概超凡故倩進院多有得罪又對小姐說我三人為霞娘費心
心机才倩常兄來此公子指小姐二人恨不得吃他肉方得遂心
只立道小生自有重謝了环擺上早膳公子同馮兒坐了一椀姓
李真三人另坐一椀用完早膳公子對馮兒說小生在此謝了又
承霞娘留意因昨日公心至此未曾代礼物小生回去稟過母曰
在此多玩几天何惜千金之賢馮兒說只是得罪公子老身還求
公子在太谷處出此告示相在門前禁止光棍公子說容易起身
對小姐說小生少陪一刻就來小姐只得起身老羞着面皮說有慢
相公求速此來公子點頭又指此三等作別說小生暫別午後即
來便代女童走出小姐相送出來不好叮嚀心如刀割不覺目下
公子看見知是小姐不敢味附故在流目便對小姐說你今不必



如此小生決不失言即利就來小姐点头送到二門口往李莫三人全媽兒送出大門說有慢公子拱手說暫別媽兒說霞娘接了客又會留情叫我兒一夜榜祿且去樓上安歇小姐不答上樓去了片李二人坐左椅歡喜道罷了這兄天把鞋子跑壞了快那酒我們吃莫上天說吃酒小事叫媽兒把良子兒了片三說多日過了何在吃酒時候媽兒道姓相公說得是當初老身說的話難道少兒一厘半毫李四道媽兒說得大方下用你催叫了头到廚房備了酒席不一時摆在厨上四人坐下飲酒馮兒說昨日蒙三位相公替老身做了這件事今日霞娘送常相公出去那班留情公子必要來的非是我兒不兌良子因目下还欠百金公子來必有二百金那時一平交且燒二道席上你莫把常相公当成好口还

言且他是公子又是本府太令外甥他在客边那有多少良子使相当初只要他破霞娘身子另行招客李四道他就是官府公子吵他到此不怕他不出良他四人說得正高興旁边了头叫喜兒只有十三四步撞嘴說大家莫欢喜只怕下午就有祸姓三喝道这个该死的有何祸事喜兒說姓相公莫罵我只怕还向罪呢李四見他說得蹊蹺便叫喜兒姓相公吃了酒不要理他有話對我說把不与你買花喜兒說我昨夜在霞娘樓上歇就把公子与小姐之言說了一便唬得四人呆了媽兒道罷了怎好李四道事已如此却是难外又想道我有一计好歹和他撞个金鐘兒便尚媽兒耳边說道你去如此如此倘若哄得他動身还有一樣作為又脫了这难媽兒道倘若不依怎樣好李四道他不依允另易别处



馮兒吩咐收拾行李又叫了女們到房內收拾他便起身往後樓去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居二姑治容惹禍

話說馮兒听了李四汁便鞋子一个苦樣子悲切七声音走上樓來風小姐起身說馮七請坐兒站立一边把眼抹了一抹說老身不敢坐了要分上下但此事非是老身打你實莫上天負心拐姑娘到此不叫得知是小姐昨日清常相公來不知是小姐大伯人常相公寫了本府姚太谷送了公差將李莫連院內的人那去每人打了四十大板手常相公憐情把我饒了姚太谷批得明白催船伏侍小姐回去將功折罪小姐听得此言怎當相公

不見來馮兒說他在馬頭等可快收拾上橋子風小姐虽然伶俐一時難辨真假李四的鬼計是哄小姐离离小姐当成真的馮兒到了所上說事成了便取與良子交托李二人先去催船莫上天去約他父親馮兒全小姐上橋那天另坐一船復回開封府去了也是小姐災難那院內人各自逃生再說本府姚太谷辰早同文武去接上司姚夫人見公子不回着家丁四处云尋公子去童走到府前家丁棘門望見說相公那里去夫人好不心焦公子說有事老谷何不坐早堂家人說谷接上司去了公子心中着忙急七支進內宅夫人向一夜那里去了公子便把遇光棍之事說了一便外甥回來與母旧說明着人去那还光棍又不在家如何是孖不知着人去稟明家丁說不可依小人愚見帶了家丁守了

前后门相公那些良子去哄他等老谷回来好动手夫人道说得不差不一时吃了午反叫去童那了良子到院来到院门只见冷清七並在一人公子心中明白想是逃走了便叫家丁向四鄰四鄰说他们午前不知那里去了公子急寻莫法命家丁各处追赶公子向去童回衙至晚家丁回信说四路追寻不见公子向坐去房次日姚太谷方回公子向旧谷说了一番姚太谷即差捕役衍那公子一面告辞母旧回家姚太谷送行人送公子回去清恬太七安公子拜别起身出城登舟一路打听消息到了杭城叫人挑上行札拜见母亲姚府家丁即见夫人向柳家老谷夫人安家丁说托姑太七福庇佳子近日姚府家人说他回去不表再说常夫人叫公子带去进京探看父亲公子醉了母亲进京一路带烤



夙小姐下谷且说开封府城内有个客店工家姓武名志他父争武乾仇馬俊寓在他店杀了知果米公子父下卿收了兄天即下了反寒回家病了五天天已死了其妻毛氏每日哭立其子武志怪了坎山看了日期埋葬已完這武志年二十八安布日不務正理嫖射车叫不為其母亦服他不住那一日合当有事毛氏見兒子不在湘了治内望上街景傍有一家姓居名奉主年已六旬年得两个女兒長大姑次二姑大姑已嫁城外金家巷金釋菴為妻二姑尚未出嫁那奉主在紉当个刑房白日在衙辨事只有二姑在家因反后丢事闹了后门出来見毛氏问道武嗎七你老人家姑毛氏見居二姑叫地七也叫二姑恨每口在家做針指料理家務二姑道這兌天身子不快燻上去事何不到我家頂七正说之

間只見后面十数个奇馬的奴才来头一匹馬坐審向小二色色
代錦巾身穿松花戰袍足下粉底鞞靴面如冠王猛見二姑生得
一貌如花便把坐下花馬一勒却不好交言二姑不吝笑身一笑
那人讓那世过完了方加鞭去了毛氏說女道之家看見生人切
不可揜笑如今好人少歹人多方才那騎馬的人是南门外李員
外兒子名花馬三官又是濟人者是不好物人还惹禍說得二姑
不好意思关了門進去了毛氏也关了門進去時值黃昏武志吃
得半醉身皆着兩串子進門叫娘在那里把千一丢坐下毛氏淚
兒呀你一天住那里去這忒忒回武志道任兒被几个好友扯去
賊又在包内取出一包良子打闲米約有七八兩說老娘這已
子今日贏來惹我収好毛氏見兒子有九兩良子使說兒呀如今

三十岁了要積几兩良子娶房思痛早晚伏侍也不和我一地財
心道兒在外面打听毛氏快喚說上日你還不要居二姑我恨着
来有不正氣便把那日奇馬之官一笑說了一番武志听了大怒
叫了几位朋友去說来爭他反不允今日這賤人看上了李家小
畜生可恨連晚反也不吃說我要睡了明日起早毛氏収搶完了
自己归房去安宿武志進房坐在松土世上有這不值于不知又
賤人我想他定是恨我醜陋他到看上李俸我如今怎肯甘心當
初我在他家頑耍也曾闹我于他七也不里如今想个方法算过
他才好又想一会說有了我如今庄李奉几名越牆过去看他怎
樣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武大漢戶奸行

活說武志起了邪心越牆進居二姑忽又想道不少他着依從
 便好依若不依喊叫起來怎處忽欲想道有了去年王蚨蝶馬
 俊杀了人那口宝剑寄在我家如今現在那里不免代了此劍吧
 过牆去闖進他房倘若喊叫把劍嚇他不怕他未是主意定了便
 取馬俊劍帶在腰间走到牆边踏在窗缸架子上上了牆大看見月
 色朦朧四方寂然往下一看只見那边有北短梯武志從梯上爬
 下原来居家是三進房子第一進是所第二進是居老兒住的三
 進西首厨房東首是居二姑臥房后一院是了兒婦女睡处这武
 志平日挑戲那时站在天井内已一更了掣劍在手轻上的弄開

窺兒爬進去摸到床前低低叫聲二姑娘我是南門外李貞姑之
子花馬季二夜只今情信一笑小生不敢忘意實夜朱此一叙此
耐居二姑尚未你既上聽見有人說話是日間李郎吃京不小忙
睜眼坐起忽見窗外月影光中有一個人正欲扯衣這身出外喊
叫却被武志掀起帳門奔寶劍一幌劍光射日嚇得二姑不敢做
聲日間你對我笑非是我來畚你你叫捍為兩段你吊好也依從
了明日來煤說合擇日畚期娶你過門做个簾下夫人掌百萬字
私倘我高中你是一個浩命夫人了二姑是個弱女見他手內女
劍便嚇軟了又听得說有百方家私便貪羞說日間不過賊笑之
你是正人居子豈有宵夜到此之理必倩煤說才是正理武志听
了此言有些不意便把劍放在一邊說衣說道小生為姐也弗白

心挑方才到此豈可空回兒姐也先送日後不敢負心口內說頭
手橫起伏上身去那篋好万二姑去可奈何忍看疼痛被武志被
了身子二姑見他馬上尼流即有俯就之意只得隨他捏樣一色
武志也不說佯半推半就尽力弄了一番武志恐怕天明看出又
定起身穿衣說小生恐怕天明有人知竟不便即提寶劍依然送
窺內跳出依畚畚田路回家去了次早居一姑不敢告父母等
一天不見李家有人來說親心內猜疑莫非是他父母不肯到晚
睡了胡思亂走想到了初更武志依旧又跳過牆來仍從窺內到
床前榻起帳子二姑已知是那個人來了便將面向里說你昨日說
今日着人來說親怎麼不來武志道小生父親出門去了我到家
時恐你憂心故來回復此夜竟放大胆了直到更底武志又過道

孟旧路回家去了自此以后两日来一次三日来一次二姑只把他当成花马李二官将及半月有余那武志借了亲戚兑两良子去贸易去了隔有二十余日那一田居老兒寿誕之期亲戚同街衙门人等各来贺寿長女大姑夫婦金輝也來賀寿演戲一日至晚裁畢重客散去只有長女夫婦路途遙遠未曾回家不意初更已响大姑夫婦已在二姑房內和衣而臥呵声如雷那居老客散身体困倦各自安寢二姑收拾厨房物件進已房忽听鼻息如雷掌灯一覘见是姐夫二人在床睡着已知醉了言人去叫他老婦人道何妨呢又笑道老谷没相公今日这班热闹收拾完了同老婦人相房內去安宿那大姑娘生性好淫夜里不曾离夫今晚代酒騷與頓發走到床前相男人推了一糰说你少吃一杯也好怎

更就在殊七床上睡倘若老參知道成何事体金輝被九姑搖醒见大姑赤條七站立床边即向夫上床行事不表再说武志出曰回家这一日毛氏在家心疼武志旬日收拾茶反吃了想起离居二姑好九日未曾去看他又想我只冒李公子終丢了局不如把劍帶去告公旗言今日到手不怕他不依算什已定帶劍越牆而來到一姑房門見灯未滅忽听房中有人说活側耳一听一男一女交合一会方才安寢武志在窗外听了这事分明是二姑勾搭别人一时性起想他二人如此亲密还有我在心不如把小賤人杀了起了凶念大步進房只見二人一头睡密武志掣劍在手割不两个头來提起來看不世明白说不洩我胸中之气不如走了想前日七麻子兄弟一人為賊子打我一頓不如將這头送與他



叫他吃套头命寂私主意已定将两个人头结在一处那衣服包了模出墙门猓梯上墙那宝劍皮条断了拘通一声吊在地下却就睡醒了老媽咳喇起来武志说不要宝劍罪且去幹正事下了墙开门出去手喜到七麻子家下不遠到了门首却会放处想不如放在他餅鍋内放了悄上回家关门睡了想道好夫不知是誰只是可惜一口劍不曾檢起来倘馬俊来向我要如何四他上若不肯買口劍还他若要原物我使出首他杀官劫獄的大罪不怕他狼上天未知第二日居家起来如伯且看下回分解終

